

前几日，多伦多城里一直刮大风，偶尔飘雪。这在北国之地并不稀罕，有时五月还能见到雪花。昨日天终于晴了，我出门散步。北国的阳光刺眼，天空蓝得让人想哭。没有人会从这样的蓝里联想到死亡。可是死亡正真切地在我们的周围发生。新冠肺炎疫情，已经在全球进入第五个月份。我所在的安大略省乃至整个加拿大，都还没有走过的黑暗时期，每天的确诊和死亡人数依然在持续攀升。

这个四月，我忍不住会想起艾略特《荒原》里的诗句：

四月，残忍的春天，死亡  
的土地上哺育着紫丁香……

第一次在网上看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图像，是在武汉封城的当日。那是一个灰色的圆球，上面长满了红色的嘴，或者是刺，看上去像章鱼，也像是蝎子。我不懂生物学，也从未在显微镜底下观察过微生物，但我当时就认定那些颜色都是套色，因为这样邪恶的虫子只配有一种颜色：黑色——那是死亡的颜色。第一次看到它时的反应很奇特：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我的皮肤先于我的任何感官，对它生出最直接的恐惧和厌恶。

由于这种毒虫对人类生活的大举进犯，我在出行受限状态里，已经生活了整整三个半月。

2020年1月23日，大年二十九，我从三亚赶回家乡温州，想为母亲做

九十大寿。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，我没有意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已在湖北大爆发，也不知道武汉正在经历封城。我在这个错误的时间档口，糊里糊涂地进入了温州。

温州在湖北经商从工的人数众多，其中许多人都是在那段时间回到老家过年，导致温州成了全国除湖北城镇之外的第二大重疫区，被人们谑称为“浙江省温州市。”在我抵

温不久，为了尽快抑制疫情，温州市政府发布了出行限制令，对全城进行封闭式管理。

从大年二十九到正月十九，我因疫情困于城内三周。温州虽然是我的故土，但我去国离乡已久，尽管每年回乡探亲，然而都是以客人的身份，日常生活皆有亲友安排照顾。疫情意想不到地切断了我在温州的社会关系，我独自一人居住在老城区的“蜗居”里，陷入了为日常生活所需的供应链的担忧之中。我向来生活能力极差，在读书码字之外的世界里是“弱智”一族，此时才深切地意识到：我的“乡人”身份经不得人间烟火的粗浅考验，一场瘟疫瞬间将我推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之中。

三周之后，我终于离开温州，回到多伦多。在我规定的两周隔离之后，还没来得及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，北美疫情大爆发。没多久，加拿大政府颁布“社交隔离”(social distancing)政策，全国进入除必要服务之外的全面停摆状态。

中国疫情的至暗时期刚刚过去，世界进入紧急状态，坏消息接踵而至：意大利告急，紧接着便是西班牙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，再接着便是北美的陷落；加拿大总理夫人苏菲受到感染，全家老小十七口人进

柳丝在追逐清风，期待飞翔的毛虫，还在蠕动；蜜蜂开始了一生的忙碌，抖擞精神奔向花朵甜蜜的心房。

阳光总是被云朵欺负，游戏的人群不时传出欢呼，苍翠的山岭悠闲地躺着，当傍晚，靠向山的肩膀时，才露出她羞红的笑靥。

宽阔的河谷流淌着淙淙细流，静卧河床的巨石，记录了曾经的一泻千里，还有人群在河床避暑嬉闹的笑容。

琴音在房间孤零零地回荡，心还在云霄外轻轻飘荡；偶尔与彩虹在原野快乐歌唱，有时也沿着芬芳走丢了方向。

有着白色眉毛的黑鸟，很少听到它的啼叫，或许它经常吃饱，或许它还为觅食苦恼；而骑单车的少年从身边疾风掠过，眼消失在熙攘的街道。

碧绿的蚱蜢不知道跳到哪了，如银铃声在暗处自由的歌；深色的沉静悄无声息地袭来了，将我赤热的心扉再次吞没。

粉蝶还没到油菜花中穿梭，花儿却因阳光的看护更加美丽活泼，在那些荒芜的土堆，草籽与花默然酝酿某天的漫山遍野。

## 健 康

内 时，已

## 朋友

孙香我

笔记》记着一事：“僧法一、宗杲，自东都避乱渡江，各携一笠。果笠中有黄金钗，每自检视。一伺知之。果起奏厕，一亟探钗掷江中。果还，亡钗，不敢言而色变。一叱之曰：‘与汝共学了生死大事，乃眷着此物耶！我适已为你投之江流矣。’果展坐具作礼而行。”

宗杲这么一个爱财的俗物和尚，后来竟能成为禅宗的一代宗师，怕真多亏了朋友当年的这一声棒喝。能有法一这样一个诤友，宗杲回头一想真不知要有多么的感激呢。“益者三友”，人怎能没有朋友。

入居家隔离；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病情危急，一度进入急救室；全球失业人口呈直线上升，原油期货进入史无前例的负数交易……这三个多月里，每一个夜晚临睡之前，我都告诉自己：最坏的已经发生了，世界已沉在谷底，不可能再坏了。可是第二天醒来，才发现只有更坏，而没有最坏——最坏依旧还行走在途中。

那种像章鱼也像蝎子的虫子，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尸房，剥夺了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和亲人告别的权利——那是连罪大恶极的死囚都享有的权利，还有他们给父母送终、看儿女长大的机会。它逼着世界进入停摆，然后冷眼相看人类由此陷入相互厮杀、萧条贫穷。

除了公愤，我对它还有私仇，因为它也夺走了我个人生活中寥寥几样的乐趣。

它夺去了我的手带给我的欢乐。我再也不敢去抚摸新春里长出的第一朵水仙，邻居孩子的脸，街上跑过来闻我脚裤的猫，我钱包里的纸币，甚至我自己家大门上的把手。

它也夺走了我的脚带给我的欢乐。国境关闭，公用设施关闭，剧场电影院关闭，商场关闭……我那双季风一来就渴望行走的脚步，再也不能带着我去看望亲友，去寻找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新奇。我的鞋子在柜子里变黄，发霉。我的机票、戏票、音乐会票子成为几张废纸。

最重要的是，它还夺走了我对世界的信任。它让我提防边界，提防迎面走过的行人，提防天上飞过的鸟，提防路边走过的动物，提防盒子里的食品，提防扯得很响的嗓门，提防数据，甚至提防邻居。前几天我十几年的邻居，一位七十多岁的黑人老太

有些疲惫，索性闭目养神。不一会儿，耳边响起功率强大的轰鸣声，身子好像进入了激流气浪之中，纸片一样飘荡起来。直到声音消失，医生通过扬声器叫我，我才如梦初醒。

必须承认，在复杂精密的机器和某些疾病面前，人，有时候真的脆弱如纸片。不过，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是，即便是纸片，人也是有思想、有意志的纸片。且不说用于诊疗的机器是人发明的，就是袭扰人类的病毒，我们也总能以人所独有的智慧，监测预防，研发药物，对症施治，最终战而胜之。

还必须承认，如果一个人去医院看结果。尽管戴着口罩，

大慧宗杲是中国禅宗史上第一个大力倡导话头禅的人，他的参禅之法对宋朝以后禅宗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。陆游《老学庵

作家、美食家沈嘉禄先生有个绝妙的比喻——生煎是花旦，小笼是青衣。他解释说：“青衣是正旦，以唱功见长，但花旦出场，锣鼓点子就激越而欢快了，观众也可松一松正襟危坐的姿势。”真是再贴切不过。

有机会，我倒要问问嘉禄兄：锅贴，算是演的哪一行？

我猜想他会给我一个不容置辩的结论：老旦！

是啊，按戏曲行当分类规矩，老旦的唱念，用的可是正儿八经的真嗓，不玩虚的。但他(她)又不像老生那样平、直、刚、劲，讲究婉转迂回，自有一种魅力。

不少人对老旦没什么感觉，须知当年龚云甫的老旦获得的喝彩声，一点也不比梅兰芳的青衣、荀慧生的花旦来得弱哦。

确实，锅贴没有小笼的繁复巧妙，也没有生煎的饱满媚姿。小笼的皱褶，生煎的圆润，锅贴一点也没学到。它就是那么死板、生硬、简单、粗暴，好在总算依稀还有点月牙般的弯曲，略显笨拙而内敛的技术含量。

我相信锅贴的外形不很讨人喜欢，但同时对它那实在的品性，人们都不忍太过贬低——是啊，谁会跟一个看上去老实巴交、与人无害的人过不去呢？

然而，过不过得去是一回事，愿不愿意去欣赏是另一回事。一种小吃，如果仅仅以品性而不是以滋

味取悦于人，其生命力之脆弱是可以想象的。

或者换一种说法：已经有了正旦和花旦，老旦还有必要存在吗，假设老旦与正旦或花旦毫无区别的话？

倘若锅贴是个活生生的人的话，如此阴阳怪气的考问，非把他气死不可：我碍了谁嘛！

## 锅 贴

西 坡

锅贴的假想敌就数生煎了。

喜欢生煎的人和喜欢锅贴的人，站队站得很分明。余下的，就是“摇摆州”：脚踏两只船，无可无可，不薄生煎爱锅贴。秉持这样操守的吃货，我以为是可爱的，可引为同志。

我看到，有时生煎和锅贴被放在一个平底锅里操作，就很为师傅的“胆大”而担心。须知生煎的外皮大多半发酵，谓之发面，而锅贴的外皮大多不发酵，谓之死面。正好好吃火锅，一片涮羊肉与一块冻豆腐同时下锅又同时起生熟程度会一样吗？



自从“四海游龙”在餐饮业安营扎寨，那种软不拉登、拆天拆地、形同春卷的锅贴把传统锅贴的生存空间挤得狭窄不堪。好在公道自在人心，那条“龙”现在已经“见首不见尾”了。

其实，最能与锅贴对标的还是煎饺，有人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。仔细琢磨，锅贴跟煎饺的差别蛮大的：前者皮子硬扎，后者皮子柔软；前者魁梧，后者小巧；前者馅料单纯(鲜肉)，后者馅料多样；前者线条简洁，后者线条花俏……

这倒也罢，倘若诸君到外地，看到有些店招牌上写着“锅贴”就贸然下单，不好意思，放到你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只“锅子”——将刚捕到的小鱼杀好，烧开一锅水，小鱼下到沸水里，然后在锅的内壁四周贴上一块块薄饼。当地人管这东西叫“锅贴”。届时，什么正旦、花旦、老旦，没准让你夹着失望的尾巴滚蛋。哈哈……



## 萌态可掬

钱政兴 摄

## 多彩花园

储昕蕊

花朵甜蜜的心房。

阳光总是被云朵欺负，游戏的人群不时传出欢呼，苍翠的山岭悠闲地躺着，当傍晚，靠向山的肩膀时，才露出她羞红的笑靥。

宽阔的河谷流淌着淙淙细流，静卧河床的巨石，记录了曾经的一泻千里，还有人群在河床避暑嬉闹的笑容。

琴音在房间孤零零地回荡，心还在云霄外轻轻飘荡；偶尔与彩虹在原野快乐歌唱，有时也沿着芬芳走丢了方向。

有着白色眉毛的黑鸟，很少听到它的啼叫，或许它经常吃饱，或许它还为觅食苦恼；而骑单车的少年从身边疾风掠过，眼消失在熙攘的街道。

碧绿的蚱蜢不知道跳到哪了，如银铃声在暗处自由的歌；深色的沉静悄无声息地袭来了，将我赤热的心扉再次吞没。

粉蝶还没到油菜花中穿梭，花儿却因阳光的看护更加美丽活泼，在那些荒芜的土堆，草籽与花默默酝酿某天的漫山遍野。

## 坚韧的纸片

杨 斌

去，去除了我体内的潜块积瘤。手术之后，他还留下电话，让我随时可以找他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一个病人暖心的呢？

第三天上午，按照预约，我

一走进诊室，黄医生还是认出了我：“老杨！”他一边打招呼，一边接过我的就诊卡，灵巧地输入号码，调出电脑里的资料，指着屏幕对我说：“你保持得不错！你看，肺部没有出现新的结节，血液也正常！”

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想多聊一会儿，可门口总有病人在等候，只得长话短说，尽量少占用医生宝贵的出诊时间。

临别时，他还不忘提醒一句：“现在疫情还没结束，像你这样肺部做过手术的，更要当心！”其实在疫情期间，最应该防护的，是他们医护人员！

从医院回到家，已是中午。还有一颗坚韧、乐观的心！

## 七夕会

张文华

看着手里这张卡，我有些出神，不知不觉，它已陪我度过了12个春秋。跟那些质地坚硬、外表美观的硬卡相比，这张纸卡又软又涩，边角也有些磨损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使用。现在，我要把它单独存放，避免卡与卡之间的磨擦。

“命如薄纸”这四个字，被用来形容人生的坎坷和生命的脆弱。我倒不在乎把自己比作纸片，因为根据专业机构研究，其实只要保管得当，即便是普通纸张，也可存在百年甚至更长时间，更何况我这张“纸片”，还有一颗坚韧、乐观的心！